

巴黎

现代文学名著
YUANBANZHENCANG

· 原版珍藏 ·

1930年版本

徐走摩
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巴黎的鱗爪

小曼署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的鳞爪 / 徐志摩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4

(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)

ISBN 7-5306-4055-0

I. 巴… II. 徐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212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ish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ish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875 插页 3 字数 94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6000 册 定价: 13.00 元



沿此线裁开您便获得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图书

這幾篇短文，小曼，大都是在你的小書桌上寫得的。在你的書桌上寫得：意思是不容易。設想一隻沒遮欄的小貓儘跟你搗亂：抓破你的稿紙，蹣翻你的墨盂，襲擊你正搖着的筆桿，還來你鬢髮邊擦一下，手腕上齧一口，假着你鼻尖『愛我』的一聲叫又跳跑了！但我就愛這搗亂，蜜甜的搗亂，抓破了我的手背我都不怨，我的乖！我記得我的一首小詩裏有『假如她清風似的常在我的左右』，現在我只要你小貓似的常在我的左右！

你又該撇嘴生氣了吧，曼，說來好像拿你比小貓。你又該說我輕薄相了吧。憑良心我不能不對你恭敬的表示謝意。因為你給我的是最嚴正的批評（在你玩兒戲了的時候），你確是有評判的本能，你從不容許我絲毫的『臭美』，你永遠鞭策我向前，你是我的字業上的諍友！新近我懶散得太不成話了，也許這就是駑馬的真相，但是曼，你不妨到時候再揚一揚你的鞭絲，試試他這羸倒是真的還是裝的。

目 錄

巴黎的鱗爪

一 九小時的萍水緣

二 『先生，你見過艷麗的肉沒有？』

翡冷翠山居閒話

吸煙與文化

我所知道的康橋

拜倫

羅曼羅蘭

達文簪的剪影

濟慈的夜鶯歌

天目山中筆記

鶴鷹與芙蓉雀 (W. H. Hudson)

生命的報酬 (Yoi Muramatsu)

從小說講到大事

巴黎的鱗爪

咳巴黎！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希罕天堂；嘗過巴黎的，老實說，連地獄都不想去了。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，襯得你通體舒泰，硬骨頭都給薰酥了的——有時許太熱一些。那也不碍事，只要你受得住。讚美是多餘的，正如讚美天堂是多餘的；咒詛也是多餘的，正如咒詛地獄是多餘的。巴黎，軟縣縣的巴黎，只在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「別忘了，再來！」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。誰不想再去？誰忘得了？

香草在你的腳下，春風在你的臉上，微笑在你的周遭。不拘束你，不責備你，不督飭你，不窘你，不惱你，不搔你。它摟着你，可不縛住你：是一條溫存的臂膀，不是根繩子。它不是不讓你跑，

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遠在你的記憶裏晃着。多輕盈的步履，羅襪的絲光隨時可以沾上你記憶的顏色！

但巴黎卻不是單調的喜劇。賽因河的柔波裏掩映着羅浮宮的情影，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後的呼吸。流着，溫馴的水波；流着，纏綿的恩怨。咖啡館：和着交頸的軟語，開懷的笑響，有踞坐在屋隅裏蓬頭少年計較自毀的哀思。跳舞場：和着飄飛的樂調，迷醇的酒香，有獨自支頤的少婦思量着往蹟的愴心。浮動在上一層的許是光明，是歡暢，是快樂，是甜蜜，是和諧；但沈殿在底裏陽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經驗的本質：說重一點是悲哀，說輕一點是惆悵：誰不願意永遠在輕快的流波裏漾着，可得留神了你往深處去時的發見！

○ ○ ○ ○ ○
一天一個從巴黎來的朋友找我閒談，談起了勁，茶也沒喝，煙也

沒吸，一直從黃昏談到天亮，才各自上床去躺了一歇，我一闔眼就回到了巴黎，方才朋友講的情境情悅的把我自己也纏了進去；這巴黎的夢真醉人，醉你的心，醉你的意志，醉你的四肢百體，那味兒除是親嘗過的誰能想像！——我醒過來時還是迷糊的忘了我在那兒，剛巧一個小朋友進房來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喊我『你做什麼夢來了，朋友，為什麼兩眼潮潮的像哭似的？』我伸手一摸，果然眼裏有水，不覺也失笑了——可是朝來的夢，一個詩人說的，同是這悲涼滋味，正不知這淚是為那一個夢流的呢！

下面寫下的不成文章，不是小說，不是寫實，也不是寫夢，——在我寫的人只當是隨口曲，南邊人說的「出門不認貨」，隨你們寬容的讀者們怎樣看罷。



出門人也不能太小心了，走道總得帶些探險的意味。生活的趣味大半就在不預期的發見，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刻板的化身，那我們活什麼來了？正如小孩子上山就得採花，到海邊就得撿貝殼，書獃子進圖書館想撈新智慧——出門人到了巴黎就想……

你的批評也不能過分嚴正不是？少年老成——什麼話！老成是老年人的特權，也是他們的本分；說來也不是他們甘願，他們是到了年紀不得不。少年人如何能老成？老成了才是怪哪！

放寬一點說，人生只是個機緣巧合；別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順，它那裏面多的是潛流，多的是漩渦——輪着的時候誰躲得了給捲了進去？那就是你發愁的時候，是你登仙的時候，是你辨着酸的時候，是你嘗着甜的時候。

巴黎也不定比別的地方怎樣不同；不同就在那邊生活流波裏的潛

流更猛，漩渦更急，因此你叫給捲進去的機會也就更多。

我趕快得聲明我是沒有叫巴黎的漩渦給淹了去——雖則也就夠險。多半的時候我只是站在賽因河岸邊看熱鬧，下水去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，但至多也不過在靠岸清淺處溜着，從沒敢往深處跑——這來漩渦的紋螺，勢道，力量，可比遠在岸上時認清楚多了。

(一) 九小時的萍水緣

我忘不了她。她是在人生的急流裏轉着的一張萍葉，我見着了它，掬在手裏把玩了一晌，依舊交還給它的命運，任它飄流去——它以前的飄泊我不曾見來，它以後的飄泊，我也見不着，但就這曾經相識匆匆的恩緣——實際上我與她相處不過九小時——已在我的心泥上印下蹤跡，我如何能忘，在憶起時如何能不感須臾的惆悵？

那天我坐在那熱鬧的飯店裏瞥眼看着她，她獨坐在燈光最開漆的屋角裏，這屋內那一個男子不帶嫵態，那一個女子的胭脂口上不沾笑容，就只她：穿一身淡素衣裳，戴一頂寬邊的黑帽，在鬚密的睫毛上隱隱閃亮着深思的目光——我幾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爾到紅塵裏隨喜來了。我不能不接着注意她，她的別樣的支頤的倦態，她的曼長的手指，她的落漠的神情，有意無意間的歎息，在在都激發我的好奇——雖則我那時左邊已經坐下了一個瘦的，右邊來了肥的，四條光滑的手臂不住的在我面前晃着酒杯。但更使我奇異的是她不等跳舞開始就匆匆的出去了，好像害怕或是厭惡似的。第一晚這樣，第二晚又是這樣：獨自默默的坐著，到時候又匆匆的離去。到了第三晚她再來的時候我再也忍不住不想法接近她。第一次得著的回音，雖則是『多謝好意，我再不願交友』的一個拒絕，只是加深了我的同

情的好奇。我再不能放過她。巴黎的好處就在處處近人情；愛慕的自由是永遠容許的。你見誰愛慕誰想接近誰，決不是犯罪，除非你在經程中洩漏了你的驕氣暴氣，陋相或是貧相，那不是文明的巴黎人所能容忍的。只要你「識相」，上海人說的，什麼可能的機會你都可以利用。對方人理你不理你，當然又是一回事；但只要你的步驟對，文明的巴黎人決不讓你難堪。

我不能放過她。第二次我大膽寫了個字條付中間人——店主人——交去。我心裏直怔怔的怕討沒趣。可是回話來了——她就走了，你跟着去吧。

她果然在飯店門口等着我。

你爲什麼一定要找我說話，先生，像我這再不願意有朋友的人？她張着大眼睛看我，口唇微微的顫着。

我的冒昧是不望恕的，但是我看了你憂鬱的神情我足足難受了三
天，也不知怎的我就想接近你，和你談一次話，如其你許我，那就是
我的想望，再沒有別的意思。

真的她那眼內綻出了淚來，我話還沒說完。

想不到我的心事又叫一個異邦人看透了……她聲音都啞了。

我們在路上燈的燈光下默默的互注了一晌，並着肩沿馬路走去，走
不到多遠她說不能走，我就問了她的允許雇車坐上，直望波龍尼大林
園清涼的暑夜裏兜去。

原來如此，難怪你聽了跳舞的音樂像是厭惡似的，但既然不願意
何以每晚還去？

那是我的感情作用；我有些捨不得不去，我在巴黎一天，那是我
最初遇見——他的地方，但那時候的我……可是你眞的同情我的際遇

嗎，先生？我快有兩個月不開口了，不瞞你說，今晚見了你我再也不能制止，我爽性說給你我的生平的始末吧，只要你不嫌。我們還是回那飯莊去罷。

你不是厭煩跳舞的音樂嗎？

她初次笑了。多齊整潔白的牙齒，在道上的幽光裏亮着！有了我的生氣就回復了不少，我還怕什麼音樂？

我們倆重進飯莊去選一個基角坐下，喝完了兩瓶香檳，從十一時舞影最凌亂時談起，直到早三時客人散盡侍役打掃屋子時才起身走，我在他的可憐身世的演述中遺忘了一切，當前的歌舞再不能分我絲毫的注意。

下面是她的自述。

我是在巴黎生長的。我從小就愛讀天方夜譚的故事，以及當代

描寫東方的文學；阿東方，我的童真的夢魂那一刻不在它的玫瑰園中留戀？十四歲那年我的姊姊帶我上北京去住，她在那邊開一個時式的帽鋪，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身材的中國人來買帽子，我就覺着奇怪，一來他長得異樣的清秀，二來他爲什麼要來買那樣時式的女帽；到了下午一個女太太拿了方才買去的帽子來換了，我姊姊就問她那中國人是誰，她說是她的丈夫，說開了頭她就講她當初怎樣爲愛他觸怒了自己的父母，結果斷絕了家庭和他結婚，但她一點也不追悔因爲她的中國丈夫待她怎樣好法，她不信西方人會得像他那樣體貼，那樣溫存。我再也忘不了她說話時滿心怡悅的笑容。從此我仰慕東方的私衷又添深了一層顏色。

我再回巴黎的時候已經長成了，我父親是最寵愛我的，我要什麼他就給我什麼。我那時就愛跳舞，阿，那些迷醉輕易的時光，巴黎

那一處舞場上不見我的舞影。我的妙齡，我的顏色，我的體態，我的聰慧，尤其是我那媚人的大眼——阿，如今你見的只是悲慘的餘生，再不留當時的丰韻——制定了我初期的墮落。我說墮落不是？是的，墮落，人生那處不是墮落，這社會那裏容得一個有姿色的女人保全她的清潔？我正快走入險路的時候，我那慈愛的老父早已看出我的傾向，私下安排了一個機會，叫我與一個有爵位的英國人接近。一個十七歲的女子那有什麼主意，在兩個月內我就做了新娘。

說起那四年結婚的生活，我也不應得過分的抱怨，但我們歐洲的勢利的社會實在是樹心裏生了蠹，我怕再沒有回復健康的希望。我到倫敦去做貴婦人時我還是個天真的孩子，那有什麼機心，那懂得虛偽的卑鄙的人間的底裏，我又是個外國人，到處遭受嫉忌與批評。還有我那叫名的丈夫。他娶我究竟為什麼動機我始終不明白，許貪我